

III • 新階段的人生

國民政府遷台的前一年，
命運的波濤早一步將呂佛庭推向基隆港，
從而揭開了他新一階段的人生。
從教學、著述、組織美術協會，
至踏上仕途，後返回台中師範任教，
此段從絢爛至平淡的日子，
在官運上，他可謂亨通，
在學術上，他聲望日隆，
在藝術上，他轉而求師於心，
以心駕馭古來傳統、造化物象，
其詩書畫的創作黃金時代，
於焉展開。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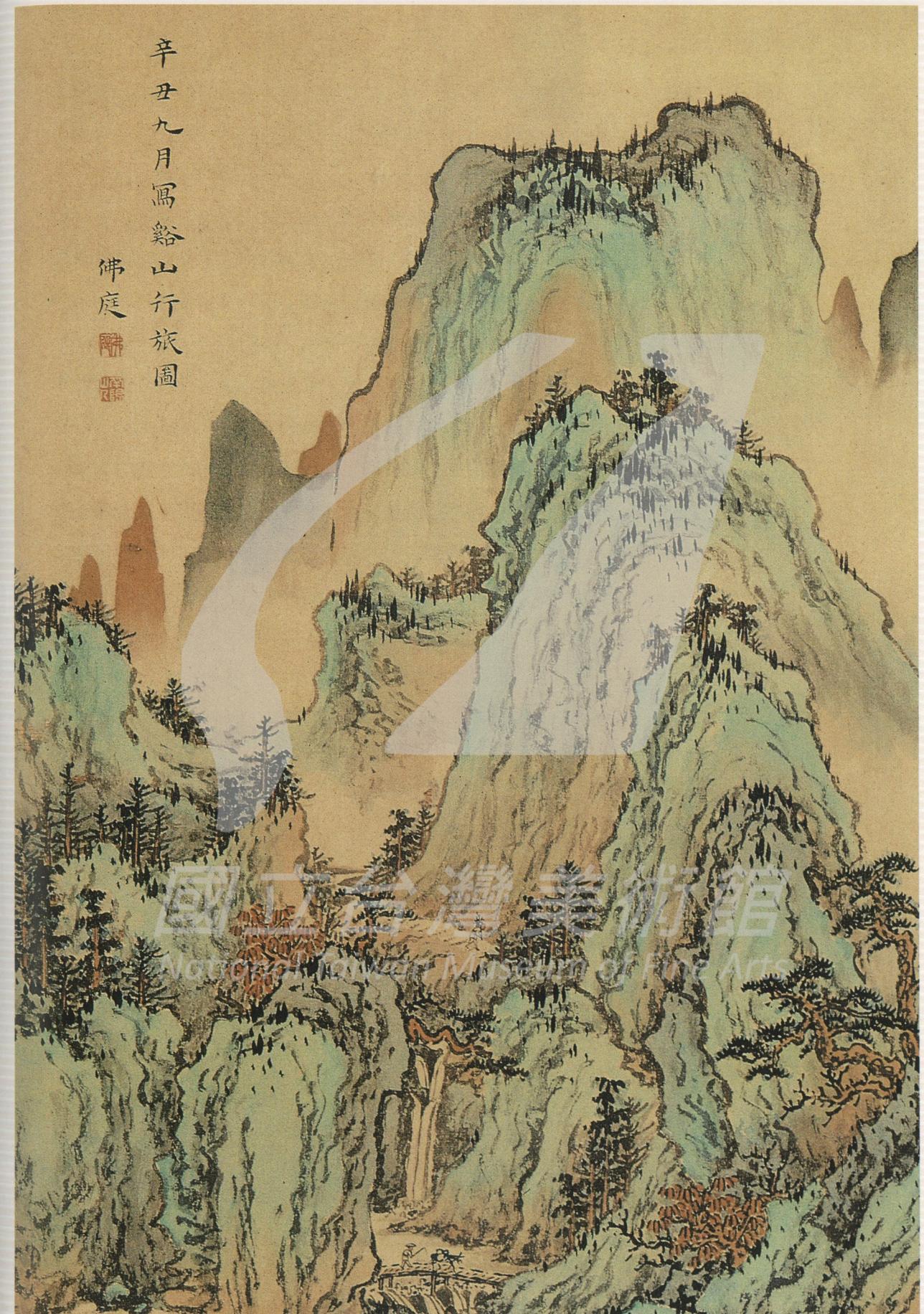


[右圖]

1985年，呂佛庭（右）參觀沈耀初於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的畫展時合影。

[右頁圖]

呂佛庭 賴山行旅圖（局部） 1961
彩墨 57×40cm



渡海來台，塵緣未了

輪船在台灣基隆港清晨的薄霧中靠岸。

三十八歲的呂佛庭佇立在人來人往的忙碌港口，這完全陌生的環境，讓他心緒洶湧激盪，全然不知命運為他安排的下半段人生將從這裡開始。這一天是1948年6月26日。

僕僕風塵才落腳，他起出行囊中的〈蜀道萬里圖〉長卷、人物仕女圖及近百幅山水作品，與朱俊佛著手準備即將在台北市中山堂自7月7日起舉辦為期四天的聯合畫展。對甫自日本人統治下光復的台灣畫壇，這是一次既新鮮豐盛又叫好的藝術饗宴。因為在這以前，傳統國畫是被排斥的，府展、台展所指稱的國畫，乃現今所謂的膠彩畫，即人稱日本畫的東洋畫。這個時間點較之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還早一年。

8月，呂佛庭受聘擔任台東師範學校美術老師，開啟了他在台教書的生涯。是年冬天，他趁著寒假旅遊花東地區，當他在海邊寫生時，卻發生了一件讓他飲恨終身的憾事，他無端地被固守海防人員當作偵

繪「山形地理圖」的共軍間諜而遭逮捕，並遭送警備司令部囚禁；更遺憾的是軍方還派員到學校宿舍搜查，將他所有的山水畫稿作為罪證帶走。彷如「秀才遇到兵」，面對責拷呂佛庭百口莫辯，有理說不清，身心俱創！還好虧其姪兒蘭堂會同朋友周新光、趙正楷

1994年呂佛庭重遊獅頭山



等積極奔走，趕赴台北求董作賓設法搭救，罪名才得洗刷，但作品卻再也找不回來了。

重獲自由的呂佛庭萬念俱灰，擺脫世俗的念頭再度萌生。他顧不得東師校長的懇切慰留，毅然辭職北上，決定到新竹獅頭山元光寺剃髮出家，結束了短短七個月的東師教職。

獅頭山風景秀麗，是個修行的好地方，呂佛庭在元光寺住下了。方丈如淨老和尚與他投緣，得知他出家的念頭後，建議他在寺裡先住上一段時間，再決定剃度與否。不久，慈航法師來元光寺講「唯識論」，源自衷心的敬慕，呂佛庭皈依慈航法師門下，法師賜法名「佛能」，並答應擇日為他剃度，了卻心願。

時值中央政府遷台前夕，到處風聲鶴唳，當時常住山林寺廟的外省籍僧俗不多，卻都被列為潛伏共諜的嫌疑，連慈航法師也未能倖免，這即是史上所稱的「教難」。還好，因有董作賓託人捎來急件一封，意思是：「趕緊離開山區，免落間諜嫌疑。」緊急關頭，呂佛庭揮淚離開獅頭山，才得免一難。

在元光寺半年，呂佛庭勤耕不輟，每日早晚上殿拜佛以外，還完成不少畫作，同時也整理了來台後參觀名勝古蹟和城市的遊蹤劄記，完成《台灣漫遊記》一書。他以石階步道為主題，用仰視角度定點取景手法寫元光寺八景之一的「獅山櫻徑」，立體工整，是這一時期具代表性的作品。

因為「教難」出家不成的呂佛庭，又回到世俗社會，經董作賓推薦，他接受了台中師範學校校長黃金鰲之聘教授美術，從此，台中便成為其第二故鄉。



關鍵字

董作賓

董作賓（1895-1963），河南省安陽人，為著名甲骨文學者與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23年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甲骨文，畢業後任教數間大學，1928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旋即投入家鄉安陽殷墟的甲骨研究，至1937年共主持或參與了十多次甲骨發掘工作，並發表一系列研究著作。

1948年，董作賓當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同年底隨中央研究院抵台，先後任台灣大學中文系古文教授、歷史語言所所長、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等。1945年發表的《殷曆譜》被視為其研究代表作。



董作賓 集殷契文五言律詩
1959 66×26.6cm

呂佛庭著《台灣漫遊記》封面

執教台中師範，籌組中部美術協會

台中師範設立於日據時期（1923），1946年8月正式設立美術師範科，廖繼春、林之助、陳夏雨、陳夏傑（英傑）、許志傑等同為創科首任專業教師，很可惜的是僅招收一屆便停招了，名師也先後離職。校長黃金鰲四處延攬良師，1949年，呂佛庭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來到台中師範，教授美術和國文兩門課，並兼任導師。

黃金鰲很重視藝文及學術活動，他希望能藉此開拓師生視野、增進學養。憑藉豐富的人脈關係，他邀請各界精英人士到學校演講，學術界的胡適、錢穆、劉真、溥心畬、唐君毅、牟宗三、梁實秋、吳俊升等；政界的何應欽、楊亮功、張其昀、杭立武、梁寒操，都曾到校發表專題演講。每場演講，呂佛庭都用心聆聽、請益，還會將摘錄的大綱加註自己的觀點評論記入日記。呂佛庭在這些藝術文化活動中結識不少同道好友，錢穆、溥心畬、張其昀、徐復觀等人與其互動頻繁，他們豐富的學養及其和呂佛庭之間的深厚友誼，對他日後學術深度的提升助益不少。

黃金鰲為安頓隻身羈台的老師，在行政大樓一樓前方，走廊尾端的教室旁，用甘蔗板隔出小小的克難宿舍，從此呂佛庭便以校為家。在簡陋的空間裡，他利用課餘時間個別指導有興趣、有才氣的學生繪畫，許多曾經進出這間小屋的青年學子，如今都已成為教授、校長或知名畫家。呂佛庭平日教導學生，在技藝與學識之外，更注重學生人

品道德與器識，常期勉學生開闊胸襟、累積學養，因為，他認為美只是一種形式，道德的真與善，才是人類存在的最高價值。幾十年過去了，這些當年的毛頭小夥子俱已白髮蒼蒼，但那個不怒自威、勤勉自律卻寬以待人的老師和老師那間溫馨小屋，依然清晰地烙印在他們記憶深處。

在台中師範的日子，呂佛庭一襲藍布長衫，粗茶淡飯，生活極為簡單。中央政府來台初期，故宮收藏的古物精品都寄存在台中糖廠倉庫，呂佛庭常利用課餘到庫房觀摩古代名畫。基於對中國畫史和畫論的高度興趣，他熟讀諸子百書，精研各流派源流、名家書畫，致力畫史和畫論的研究，1956年出版了《中國書畫源流》一書，這是政府播遷來台後，最早出版的中國美術史專書，被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系列；翌年，《石濤大師評傳》也付梓出版。

光復後的台灣，美術運動蓬勃發展，各地區畫會、美展風起雲湧般崛起。而這一時期的呂佛庭，對推動藝術活動和教育也展現了高度的熱忱。1954年他與林之助、葉火城、陳夏雨、楊啟東、楊啟山、王爾昌、張錫卿、賴高山、洪孔達、唐士等諸多繪畫同好奔走籌組「中部美術協會」，以推展社會美育，發掘新秀為職志，會員涵蓋中部地區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的美術教師、藝術家，容納了超出省籍、地域劃分的更多美術工作者。其中有終戰後來台的西畫家劉煜、文霽，唐士（雕塑）、陳明善、陳其茂（木刻版畫）、陳庭詩等人，國畫家則有高一峰、沈耀初，客居的溥心畬乃至日後的鄭善禧、江錦祥等，都以台中為他們的第二家鄉，對整體美術發展有不可抹滅的貢獻。

「第一屆台灣中部美術展」在台中市立中學大禮堂隆重揭幕，設有國畫、西畫、雕塑三部，林之助膺選第一屆理事長。之後每年定期舉辦「中部美術展」，除了展出會員作品外，並對外公開徵件、設立獎項，以獎勵拔擢藝壇新血。「中部美展」在台灣美術發展路上，猶如光復後中部美術史的縮影，半個世紀來，它造就了當代台灣畫壇上無數美術中堅代、新生代藝術家，直至今日尚擴展成墨彩、膠彩、油彩、水彩、書法、雕塑、攝影七大部，堪稱戰後以來，中部地區歷史最久、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法社團。可惜的是，後因水墨畫與膠彩畫孰是「正統國畫」

關鍵字
石濤

石濤（1642-1707），原姓朱，名若極，為明朝靖江王十世朱贊儀的後裔，生於明崇禎14年，幼時改明換清之巨變，十六歲即削髮為尼，改名石濤，自稱苦瓜和尚。

石濤為清初重要書畫家，擅畫山水與花卉，其畫風不拘文人畫傳統，豪放與細膩兼而有之，「自有我在」的強調，使他在筆墨上均能借古開今，自成一格，與八大山人、石谿、漸江並列為清初四僧，亦著有《畫語錄》闡明其繪畫理論。



石濤 遊華陽山圖軸
彩墨、紙 239.6×103.3cm
上海博物館藏

呂佛庭在台中師範授課情形



之爭，呂佛庭及彭醇士、朱雲等部分渡台水墨畫家逐漸淡出中部美協，直至第三十六屆中部美展倪朝龍接掌理事長時，應筆者之邀才重返中部美協，儘管如此，其對中部畫壇的著力及影響是無庸置疑的。

從辦學至宦途，自絢爛至平淡

呂佛庭對於藝術教育一直有獨到的看法，創辦藝術專科學校是多年來念茲在茲的願望，只可惜一直未能覓得理念一致的創學夥伴。

1956年，他在《中央日報》發表專文〈美育真諦〉，闡述美育的重要性，此篇文章得到台中寶覺寺住持林宗心居士的認同，表示願提供該寺屋舍權充校舍，以寶覺寺全部寺產做為創校基金。一切籌建工作在順利中進行，計畫先設美術、音樂、工藝三科，並廣獲虞君質教授等藝文界人士的支持；眼看校舍有了，人事也大致底定，但就在這時，一封突發而至的信改變了藝術專科學校的命運……。

這是一封來自教育部的聘函，當時的部長張其昀聘請呂佛庭擔任美育委員會專任駐會委員兼國立藝術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前身）美術

組主任。就只緣一篇〈美育真諦〉，贏得一向禮賢下士的張其昀之注意和賞識，他循線索驥，打聽得此文作者才情出眾、人品高潔，對美育的感悟和言傳身教知行合一，即令馳文禮聘，還安排板橋公園的部長官邸作為呂佛庭的宿舍。

對呂佛庭而言，這是他人生頗為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深受感動之餘，懷抱著滿腔熱忱，他於1957年元月走馬上任，一來報答知遇之恩，二來認為教育部是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單位，以推展美育而言，這是個一展抱負的大好平台，惠及教育、美術及文化界的層面當可以更大更廣，這也是讓他放下籌辦藝術專科學校的原因。

呂佛庭開始忙碌起來，非但要處理美育委員會的常態業務，接待來訪的國內外藝術界人士，還要為國立藝術館開幕而負責舉辦系列展覽活動（他到任時藝術館硬體建築尚未落成）。這些活動中，最讓人矚目、也花費很大精力的，要屬在台恢復舉辦的第四屆全國美展。全國美展曾分別於上海（1929）、南京（1937）和重慶（1942）舉辦過三屆，這一次即將在本地舉辦第四屆美展，自然備受各界關注。經過呂佛庭的用心籌劃、藝術界的共襄盛舉，這屆全國美展在眾人好評聲中落幕，在美術發展史上，此展具歷史性、時代性的雙重意義，雖然此時的他已經離職，但付出的心血大家都感受得到。

身處人文薈萃的台北，呂氏肩負全國藝文活動的推動，不僅得以一展長才，視野也更加開闊了，他與眾多藝術界知名人士、甚至黨政名流建立了深厚情誼。學術界如姚夢谷、虞君質（藝評家）、莊嚴、李霖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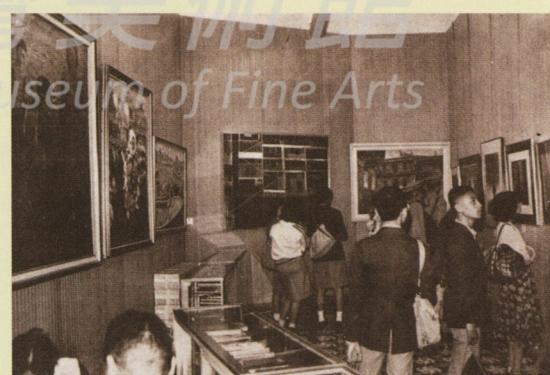


張群（右一，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參觀呂佛庭畫展、左為前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何浩天。

【全國美展】

全國美展，全名為「中華民國全國美術展覽會」，後來由教育部主辦、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承辦，為早年台灣的重要官辦全國美術展。首屆全國美展於1929年在上海展開，第二屆於八年之後、即1937年在南京舉行，第三屆則於1942年在重慶舉行，第四屆以後則以台灣為展出地點。在第四、五、六屆分別於1957、1965、1971年展開後，第七屆起便固定為三年舉行一次；並於1980年第九屆起改為巡迴展形式。

全國美展包含展覽與競賽，徵件項目分為油畫、水彩、版畫、設計、雕塑、國畫、書法、篆刻、攝影、工藝十類。由於時代變遷，重要性逐漸降低，在舉行十七屆後，教育部於2007年正式宣布停辦。



第九屆全國美展會場

(藝術史論學者)、董作賓(考古學家兼甲骨文學權威)、錢穆(國學家)、李炳南(淨土宗長老)等，也常相往來，互相切磋學問與道業，其中，如收藏不少石濤作品的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岳軍)，讀了呂氏著作《石濤大師評傳》後，特託人專程帶信搬請他到台北市重慶南路三段的寓所，為其鑑定石濤和八大山人的書畫作品，兩人把手品畫論藝，相談甚歡，當晚呂氏回到寓所賦詩一首以為記：

閒庭雨後碧苔深，軒館幽居無俗塵；
燈下披圖觀不厭，石濤名跡最怡神。

——〈庚子暮春燈下與張公岳軍同觀古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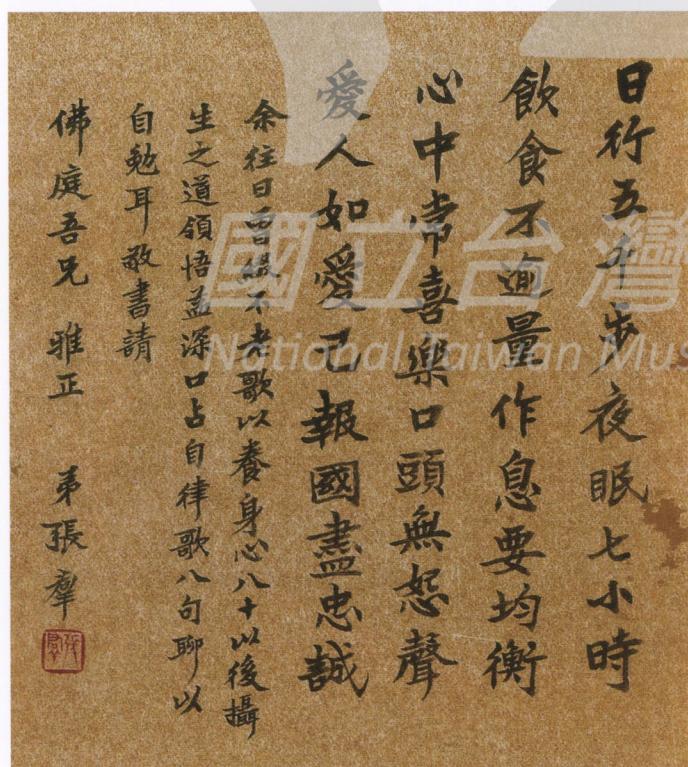
此後，兩人書信常相往來，說古論今，互贈詩畫而成為莫逆之交；每逢佛老到台北舉辦書畫展，岳公必定親臨現場觀賞祝賀，而懸掛在呂氏客廳入口處泛黃的「不老歌」即是張群以攝生養身的自律歌，書贈呂氏共勉者，文錄於下：

日行五千步，夜眠七小時，
飲食不逾量，作息要均衡，
心中常喜樂，口頭無怨聲，
愛人如愛己，報國盡忠誠。

這段期間儘管忙碌，呂佛庭並沒放下心中的畫筆，省思、內觀，以心為師，使得日後創作逐漸跳脫純粹對景寫生的既有模式；書法方面也未偏廢，仍然保留晨起運筆的習慣，用功較深則是鍾、王小楷和章草，如〈洛神賦〉、〈樂毅論〉、〈蘭亭序〉等皆為書蹟精品；以章草題款更是這段作品的特色，

[右頁圖]
呂佛庭 洛神賦 1956
54×20cm

張群 贈呂佛庭不老歌



見〈回首白雲低〉、〈泛舟望月圖〉(P.153)、〈峨眉山通景〉(P.38-39)、〈長江三峽通景〉等。

而最讓呂氏感到興奮的，莫過於到中央圖書館借覽群籍，蒐集著寫《中國畫史評傳》所需要的相關資料，因為藝術館與中央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同在南海公園內，相隔僅數步之遙，他利用公忙之後常能一頭栽進去，直到館門關閉前才依依不捨離去。《中國畫史評傳》出版於1964年，內容收集自東晉到清末具代表性的畫家二十四人，以精深學理作機杼，就畫家個人畫風、畫跡及影響，從各方面加以敘述、分析、考訂及批評，全書旁徵博引，立論嚴謹，其中還特別強調、宣揚他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節操，是他花費近十年心血的力作。也可以算是此段宦途生涯中一項意外的收穫。

只是，教育部加上國立藝術館的行政工作本來就很龐雜，加上整日周旋於人事之中，實在不適合生性耿介澹泊的呂佛庭，有時候想做一些事卻又難以施展，他常發出有志難伸的感歎。每當週末或假日與藝文界好友相聚，看到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吟詩作畫，呂佛庭打從心底羨慕，幾番掙扎，他下定決心掛冠求去，將所有職位辭掉。半年後，他重返台中師範學校任教。

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楫攘皓婉於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淵美兮心震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以通緯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拳兮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額以靜志兮申禮方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從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擢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樹塗之郁烈兮步衡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慕遠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還命疇嘯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姚兮携漢濱之遊女歎婉之無匹兮詠掌牛之獨處 洛神賦 半僧



來台初期書畫

來台初期，呂佛庭的寫生畫風，一方面仍然參酌古人布局並仿其線條筆墨，一方面用心觀照自然，偏向視覺經驗的殊相描寫，從心領神會中悟思出新的表現方法，其中主觀意念的成分逐漸加強，以致有不少心念造境作品出現，因此畫家把這個階段列為他「以心為師」的階段。而在省立美術館的專案研究中，則認為他此時期作品多為描繪自然的寫生之作，仍應列為「以自然為師」的時期。我們承認時空環境對一個藝術家的風格有必然的影響，但也不可能是一截江斷水式的硬性分割，此處以創作時間點為區隔，介紹呂佛庭來台初期的創作。

大體而言，延續師法元、宋大家的古典風格，為此階段呂佛庭的繪畫重心，「集大成」理念的法古風格更臻成熟。他在論「應物寫形」時提道：「應物寫形就是所謂寫生。國畫雖也著重寫生，但與西畫的寫生方法不同。西畫寫生必須面對實物，忠實地描摹，以形似為主。而國畫寫生多半是用間接的方法，只攝取景物之特點與其生意，在形似以外，更要求其神似。這與西畫的寫生的方法是大異其趣的。」所以，這段期間他的台灣勝境寫生，只攝取景物點而不完全為形式所羈絆，畫家多一分內

呂佛庭 聞雞起舞 1950 彩墨、紙 96×30cm
款識：祖逖 晉范陽人 字士稚 元帝時為豫州刺史 渡江擊楫 誓曰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部兵與石勒戰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遂與劉琨共被同寢 中夜聞荒雞鳴 繢琨覺曰此非惡聲也 因起舞

觀，追求氣韻生動的「神似」和「寫意」境界，筆趣墨韻的掌握益顯個人風格的獨特氣質。偶作一兩件人物創作以外，幾乎全為山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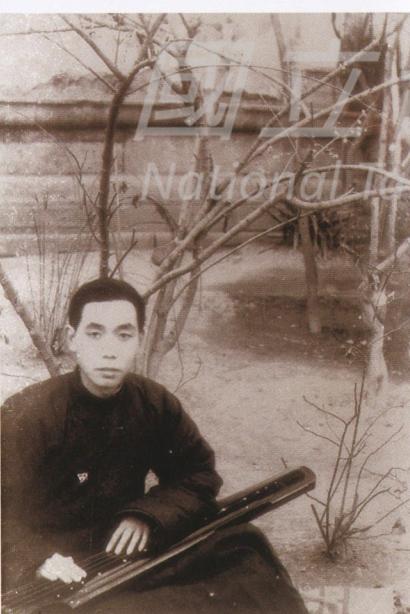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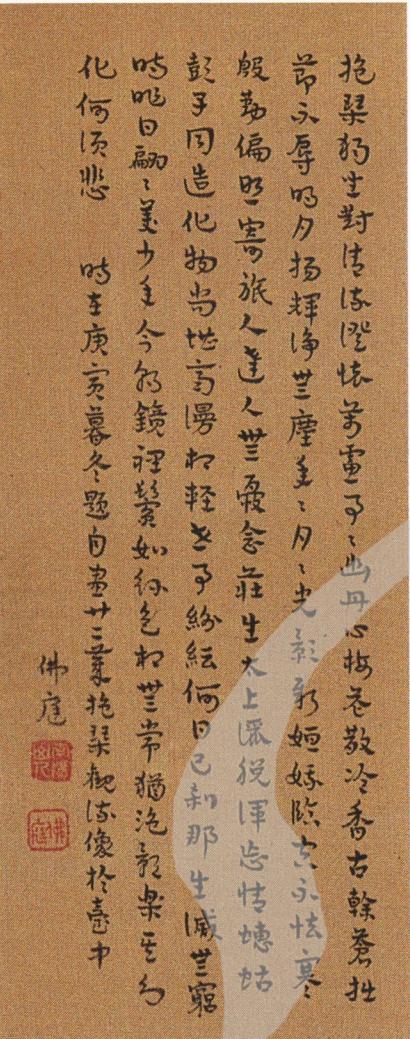
1950年，他取出早年（二十二歲）在北平所拍的照片，畫出〈自畫抱琴觀流圖〉，老梅樹與人物採寫生方式，梅枝橫斜間，明月清照，老梅樹古幹蒼拙，人物衣紋以中鋒作鐵線描，細勁均勻，面容開相清雋，刻畫細膩，眉目神情有文人雅士怡然自得之態；配景則採用寫意的方式，遠景完全留白而稍作烘染，工寫並用，畫面簡練而靈動。左上方以草草題



呂佛庭 獅山櫻徑 1949
彩墨、紙 117×56.5cm



呂佛庭
自畫抱琴觀流圖
彩墨、紙
1950
106×6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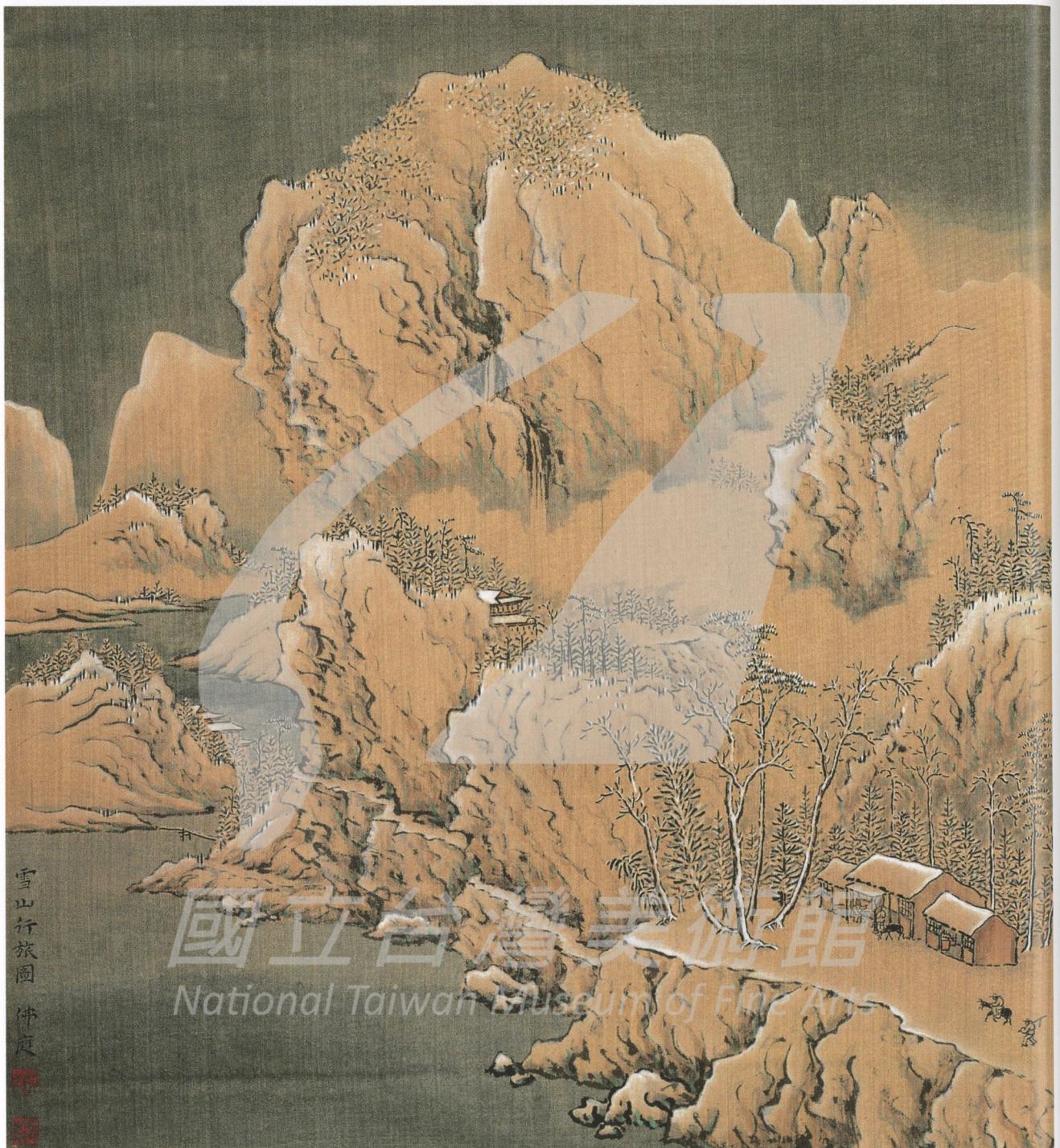


詩：「……世事紛紜何日已？剎那生滅無窮時。昨日翩翩美少年，今朝鏡裡鬢如絲。色相無常猶泡影，樂其幻化何須悲！」此畫為呂佛庭現存人物畫作中的精品。

藝術美學所流露的，經常是藝術家自己內在生命的品質。呂佛庭1959年的〈雪山行旅圖〉(P.56)採北宋大觀式構圖，近景積雪寒林蜿蜒前推，同納高遠、平遠、深遠於一個畫面上，有郭熙〈早春圖〉的經營理念；主峰拔地而起，立碑式雄峙畫面中央，作正面描寫，有范寬〈谿山行旅圖〉大山聳立、不屈不撓的氣勢。「外師造化」是客觀的寫景，又何嘗不是呂佛庭自己豁達大度的內心世界，何嘗不是其「中得心源」的主觀心境？畫面上山頭林梢白粉敷染，湖面石綠輕掃，加上既鬆且活的解索筆意，畫家把對大自然的感情轉注在圖畫上，造出柔美典雅的詩情畫面。此作是其第一期畫風的延續發展，也是「集大成」法古風格的典型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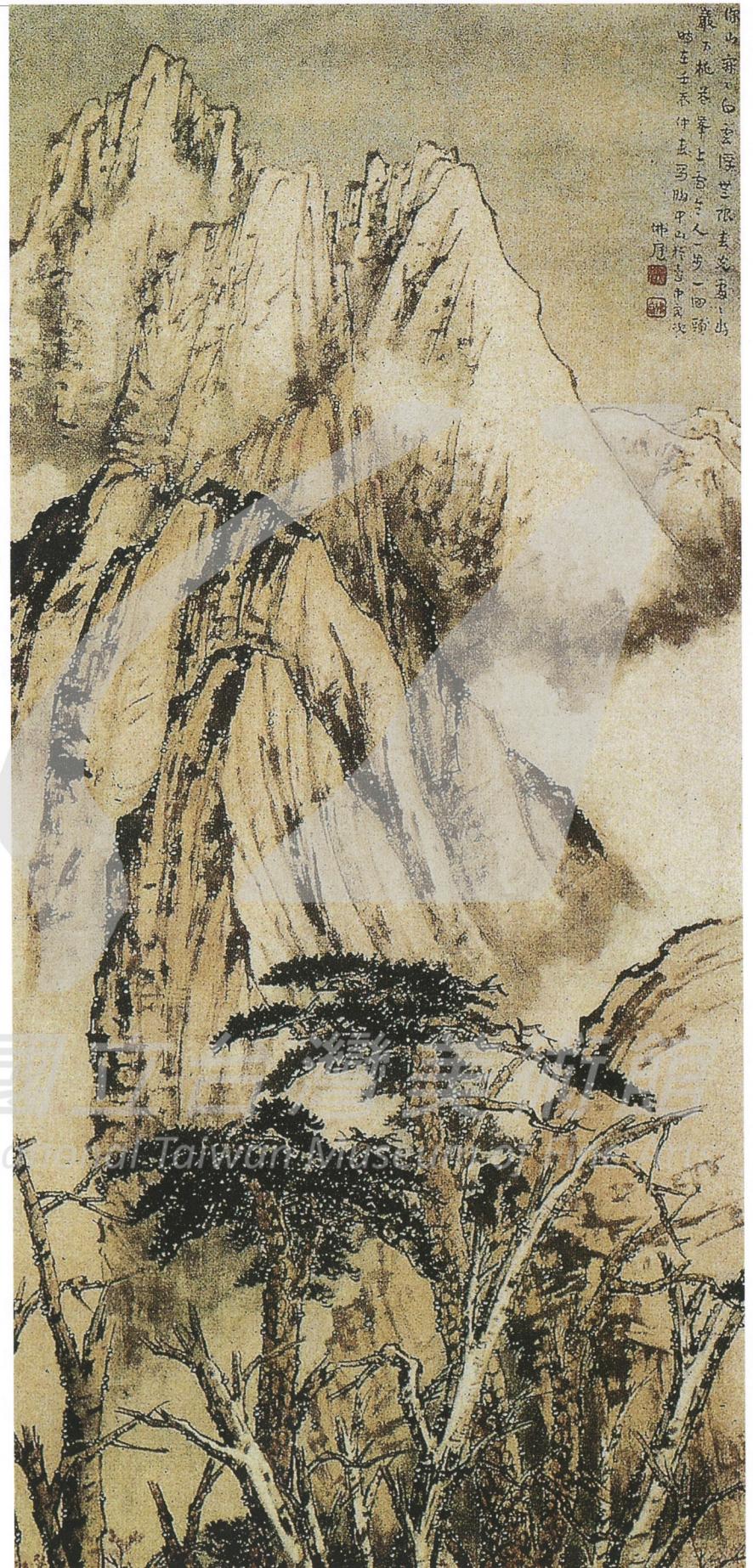
呂佛庭曾在〈藝貴創新〉詩上說：「道必步前跡，藝能貴創新；寧為開路卒，不做老傳人。」表明他對繪畫創新的觀點。1952年他所畫的〈雪山古木〉，即是一幅大膽創新的作品，他以台灣中部雪山山脈的八仙山冬景為描寫主題，畫中主山呈弧形曲旋上升、前推的移動視點法霸據全幅畫面，參天古木則僅疏掩於山脚下，不同於往昔仿古造境手法。在林木的描寫上，造型結構交代清楚，較接近自然景象，虛實節奏更有變化，全畫在結合傳統筆墨和自然觀照層面上，顯得更大膽寫實，意趣發揮益發得心應手。畫面右上角他以章草自題詩作：「深山寂寂白雲浮，無限春光處處幽。巔下桃花峰上雪，令人一步一回頭。」畫境、書趣相得益彰。

[上圖] 呂佛庭〈自畫抱琴觀流圖〉左上之落款
[下圖] 北平美專讀書時梅下撫琴的呂佛庭



呂佛庭 雪山行旅圖
1959 彩墨、紙
42.5×40cm

呂佛庭 雪山古木
1952 彩墨、紙
134×67cm



[右頁圖]

呂佛庭 秋山行旅圖 1959
彩墨、絹 135×68cm款識：仰窺關山壯 霜木夾岸紅
飛瀑垂巖腳 歸雲入岫中 梵塔
崢嶸出 古寺驛路通 漫遊任策策
不須問西東

良駒遇伯樂，創作黃金期

中師校長黃金鰲之於呂佛庭猶如伯樂、良駒，當呂佛庭北上教育部任職時，他便惋惜地對人說：「佛庭的性格不適合那種工作，最後他還是要回來的。」半年後，如他所說的，呂佛庭回來了。

回到中師，一直到1973年8月退休的十六年間，是呂佛庭創作生涯最燦爛的時期。在黃校長的倚重和期待下，他治學嚴謹、教學認真，深

受學生同仁愛戴；藝評家曾讚歎呂佛庭早年的工筆畫沒煙火氣、沒有塵埃，應是指這一個時期的作品，其〈秋山行旅圖〉接近唐、宋金碧山水，極盡精緻典雅，曾代表參加國際展；〈雪山行旅圖〉、〈太魯閣之春〉、〈山中逸居〉、〈觀畫圖〉、〈谿山草堂〉、〈秋江紅樹〉等，亦為這時期的代表作。這時期的呂佛庭不僅創作豐碩，畫風確立，其重要畫史畫論著述，也幾乎都完成於這個階段。

1960年，他收錄自己復返中師三年中之作品，內附〈中國山水畫淺說〉一文，還出版了第一本個人畫集《呂佛庭畫集》。

重返台中師範，一襲便衣凝神作畫的呂佛庭，時年五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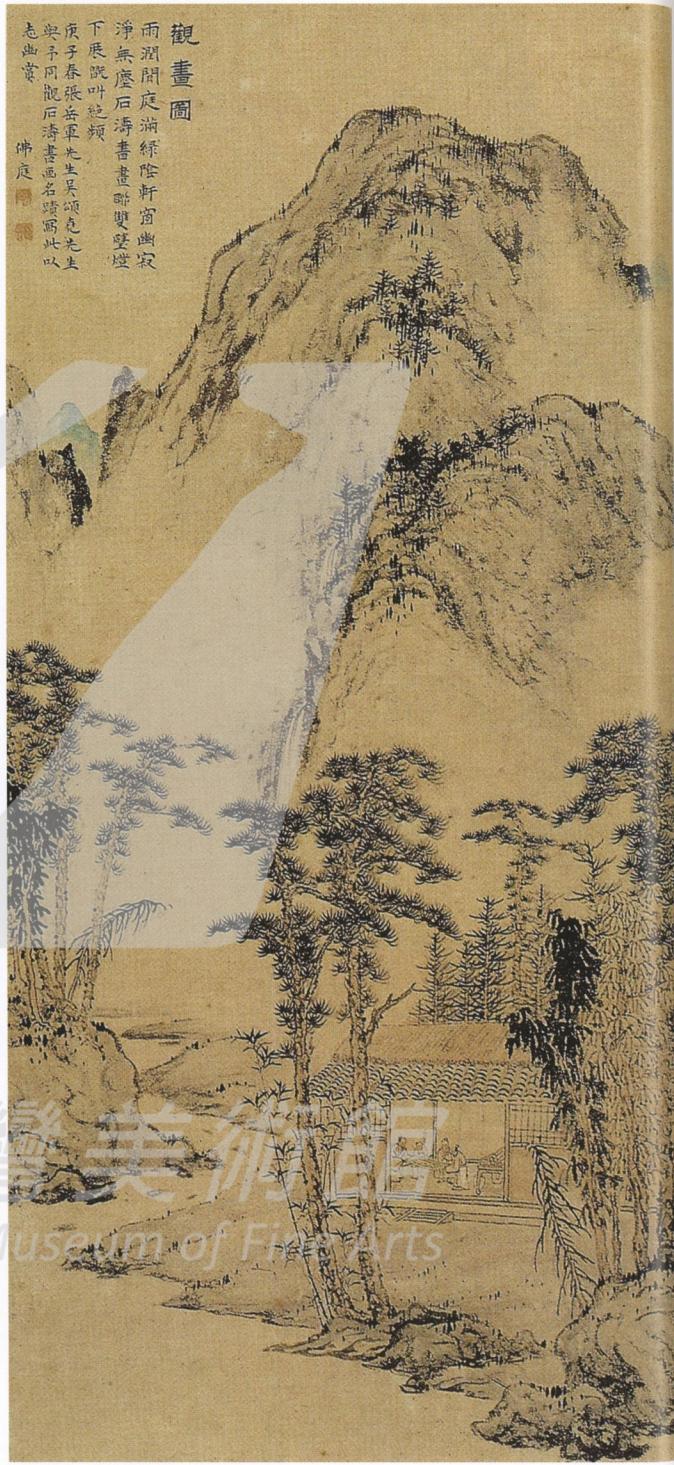


同年8月，台中師範升格為省立台中師專，改以副教授聘任之；其間，其學術著作《石濤大師評傳》（1957）、《中國畫史評傳》（1958）、《新一元論》、遊記專書《蜀道萬里記》等相繼面世，深受學術界矚目。1964年提出醞釀、編著近十年的《中國畫史評傳》送交部審，通過教育部審訂升為教授。而奠定他畫壇大師地位，最具代表性的四大百尺長卷中的三卷——〈長城萬里圖〉、〈長江萬里圖〉、〈橫貫公路〉，都在此時期完成，當時，另一長卷〈黃河萬里圖〉則從1983年定稿，1985年完成。秉著不斷超越的自我要求，朝著「一定要比上一卷更好」的標竿挑戰，每





呂佛庭 太魯閣之春 1968 彩墨、紙 138×58cm



呂佛庭 觀畫圖 1960 彩墨、紙 91×43.5cm
款識：雨潤閒庭滿綠陰 軒窗幽寂淨無塵 石濤書畫聯雙璧 燈下展
覩叫絕頻

[右頁圖] 呂佛庭 黯山草堂 1960 彩墨、紙 137×69cm 款識：草堂寂意悠然 水繞山環別有天 靜坐蒲團空色相 禪心不為物情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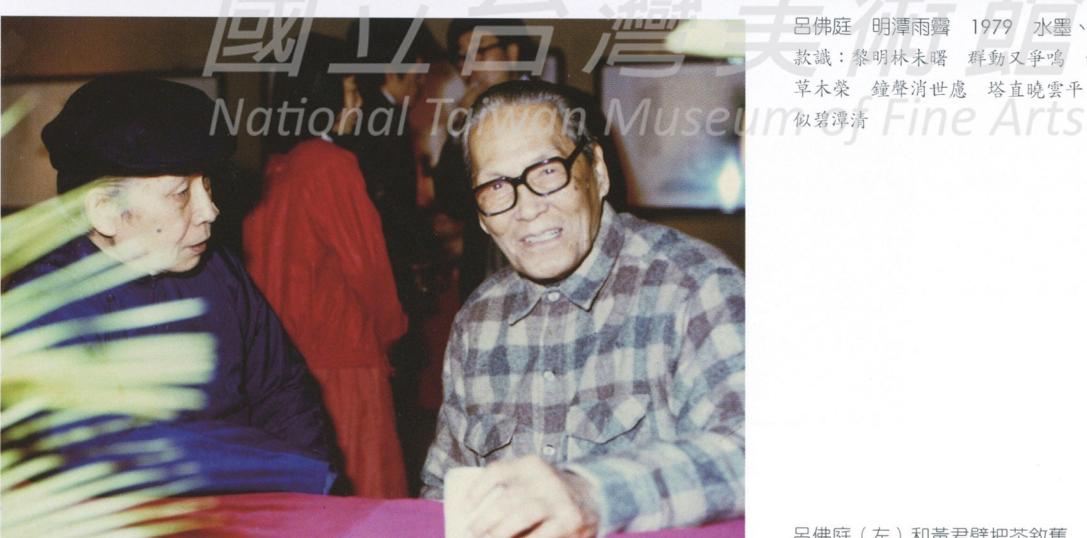
一長卷幾乎都投入他相當於繪製百幅以上作品的精力和時間，若非有堅毅的耐力與意志力不能竟其功，如此艱鉅的任務，他都做到了，術學兼修的學者地位，於焉確立。

在書畫界、學術界聲譽日隆的呂佛庭，此時受邀參與政府或民間的書畫藝術活動自然就更加頻繁。1962年他與馬壽華、姚夢谷、虞君質、傅狷夫等籌組「中國畫學會」（中華民國畫學會前身），後來又偕同好創立「中國書法學會」，兩者都是1960、7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全國性書畫藝術社團，他均被推舉為理事或監事。他同時也是「中國書畫評鑑學會」的理事，歷屆全國美展、全國書





呂佛庭 明潭雨霽 1979 水墨、紙 136×70cm
款識：黎明林未曙 群動又爭鳴 雨過生涼意 山滋
草木榮 鐘聲消世慮 塔直曉雲平 靜裡悟禪理 心
似碧潭清



呂佛庭（左）和黃君璧把茶敘舊

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觀賞〈黃河萬里圖〉



畫展、當代名家書畫展等國內大小畫展的評審。

呂佛庭結識的藝壇碩彥也越來越多，他經常趁北上參觀畫展之際，拜訪老朋友董作賓、李霖燦、張自騫等先生，這些畫界好友也常借南下之便造訪敍舊。

從當時他和張大千、黃君璧、劉延濤、姚夢谷等第一代渡台國畫名家常相歡敍，一塊兒合作山水畫作後即興吟詠的情景，即可看出彼此情誼深厚，以及他在台灣畫界的地位和名望。詩文如下：

策杖飄然又北行，群賢座上敢爭名。
生逢衰世身多累，足踏泥途心自清。
萬里江山筆下造，四時花木夢中成。
悅賓樓裡重歡敍，話到明潭不勝情。